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首上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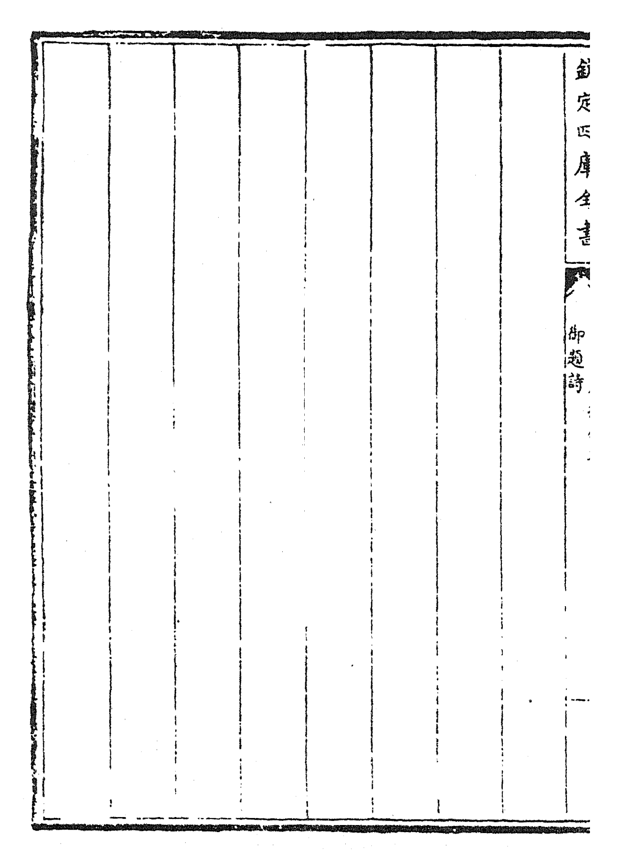
御製讀東坡全集

把卷對古人常愧若不及矧實不及者益覺瞠乎立東坡仙中人禪悅聊自適糟粕為經濟匡陸應避席竄謫嶂鄉山水娱朝夕佳句出貧餓用東坡句道義足困厄雖放浪言要不離忠赤瑚璉而江湖千秋同慨惜古今或同然思之惝然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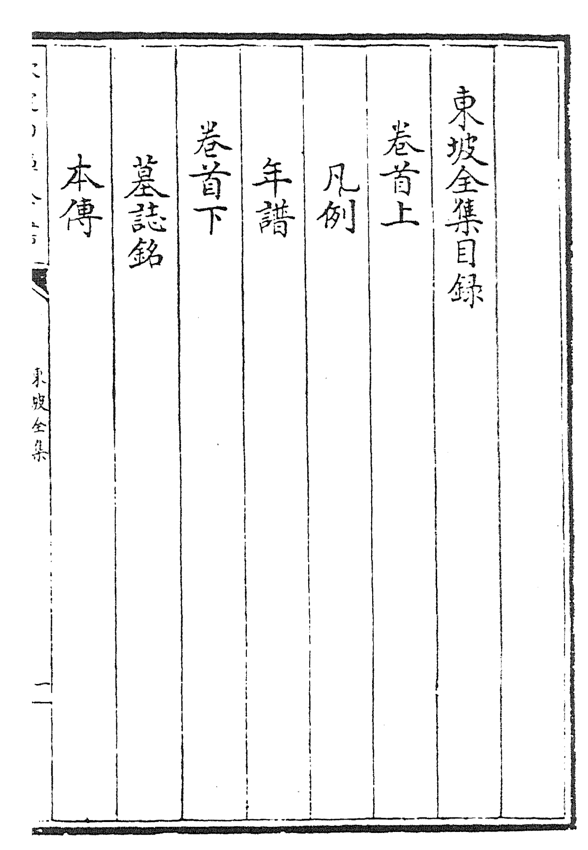
乾隆乙丑季秋

右謹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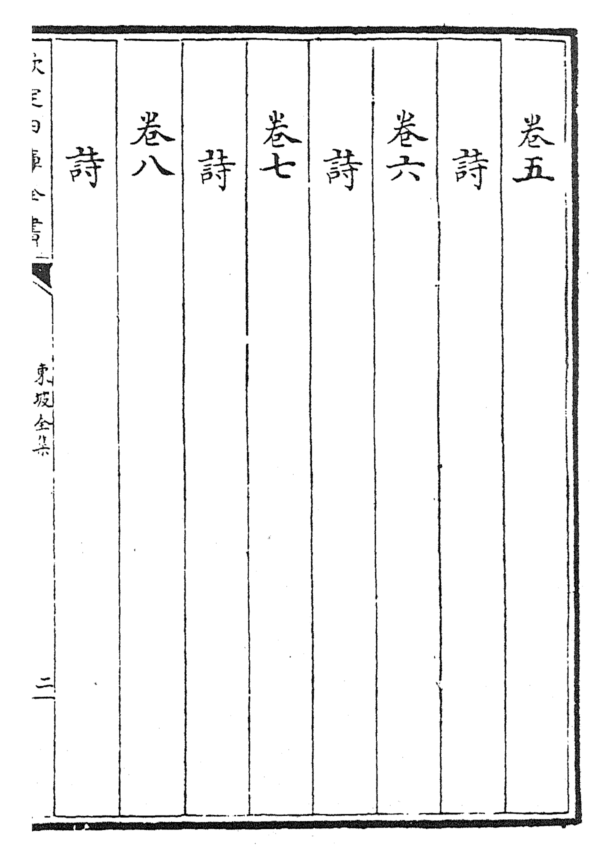
御製詩初集恭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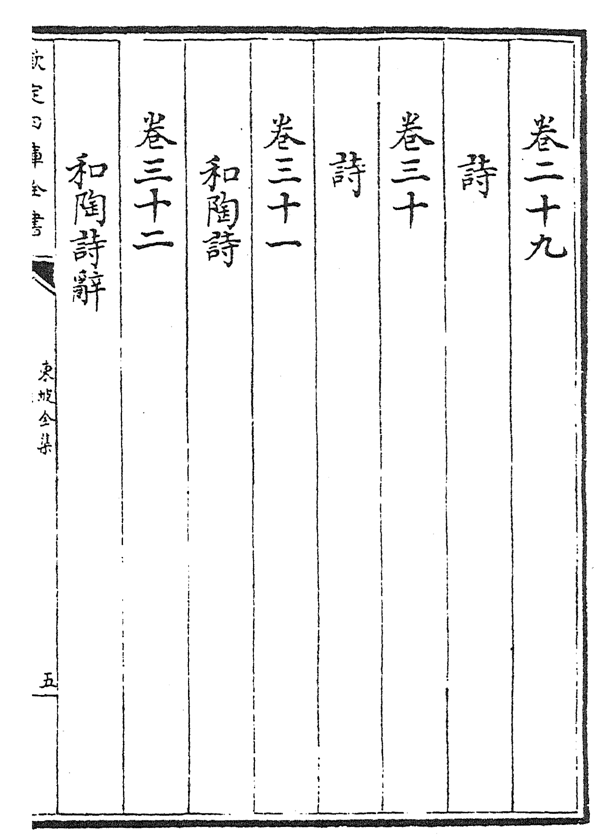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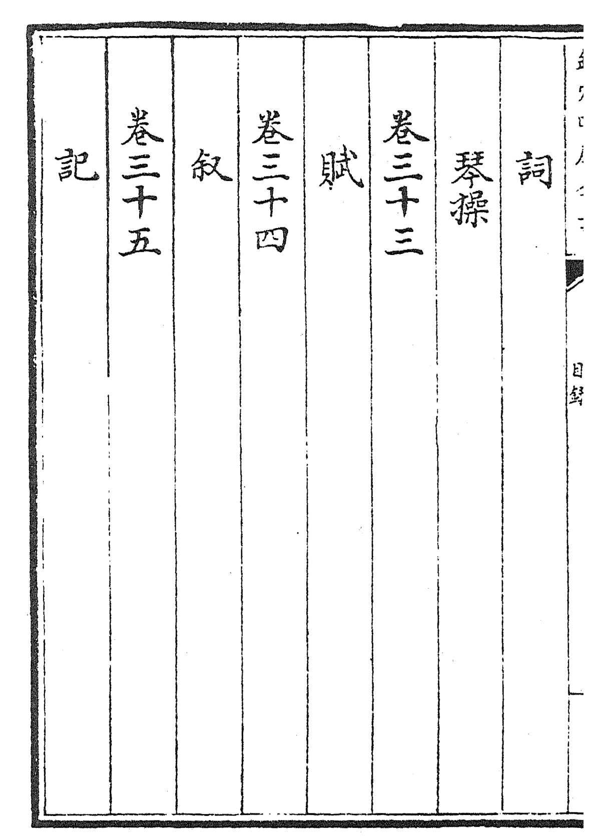
御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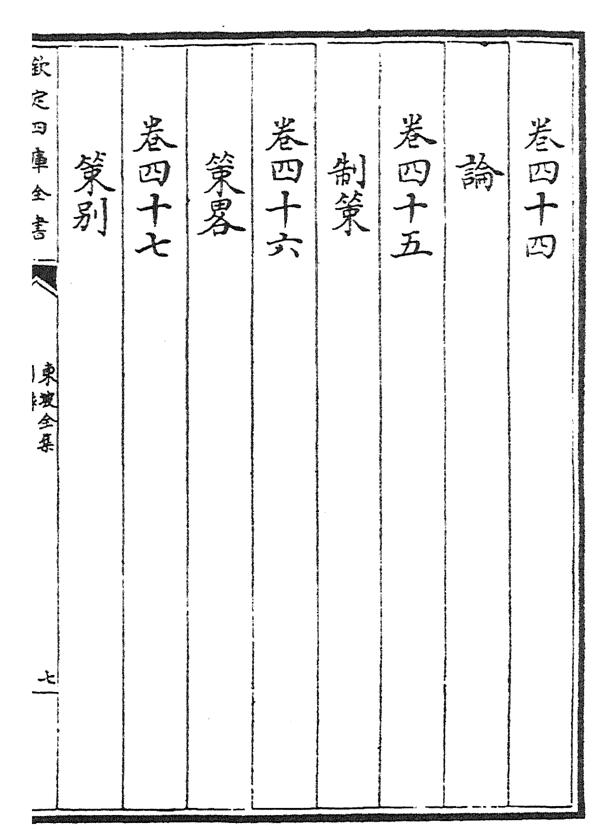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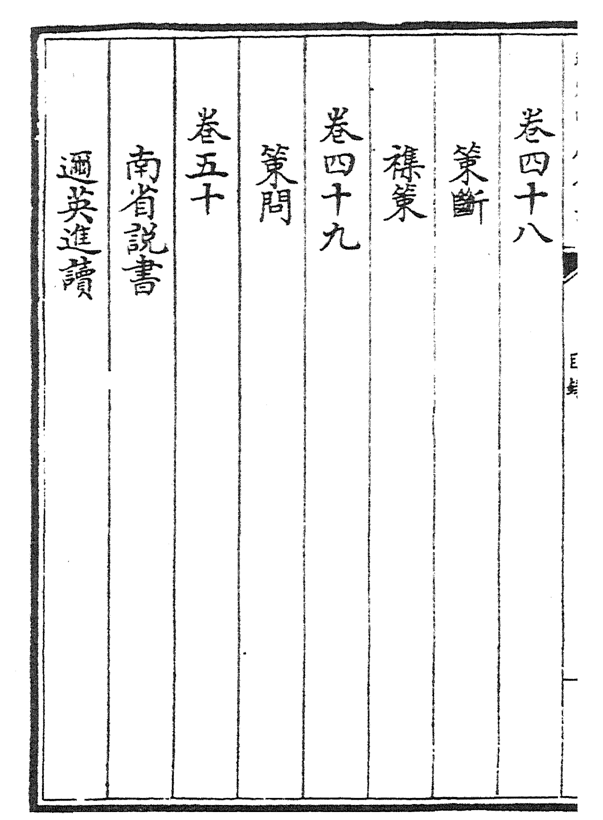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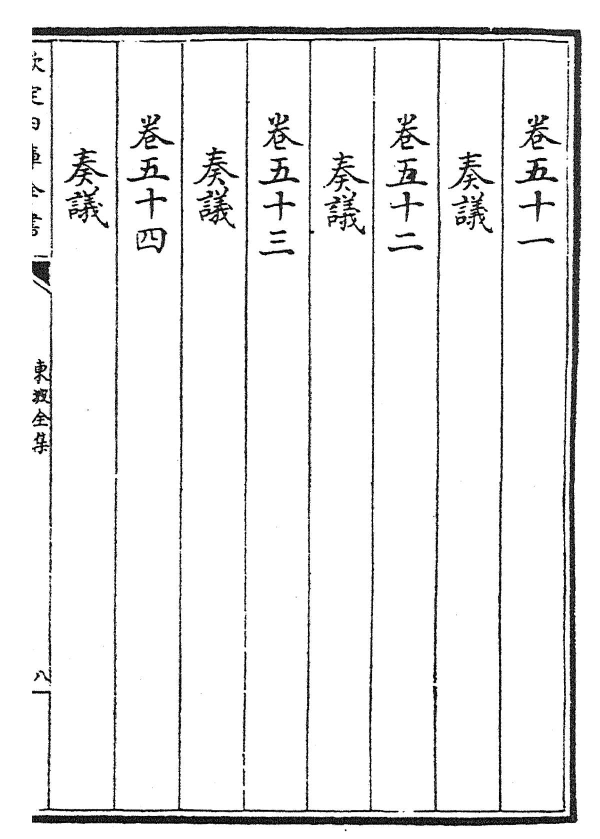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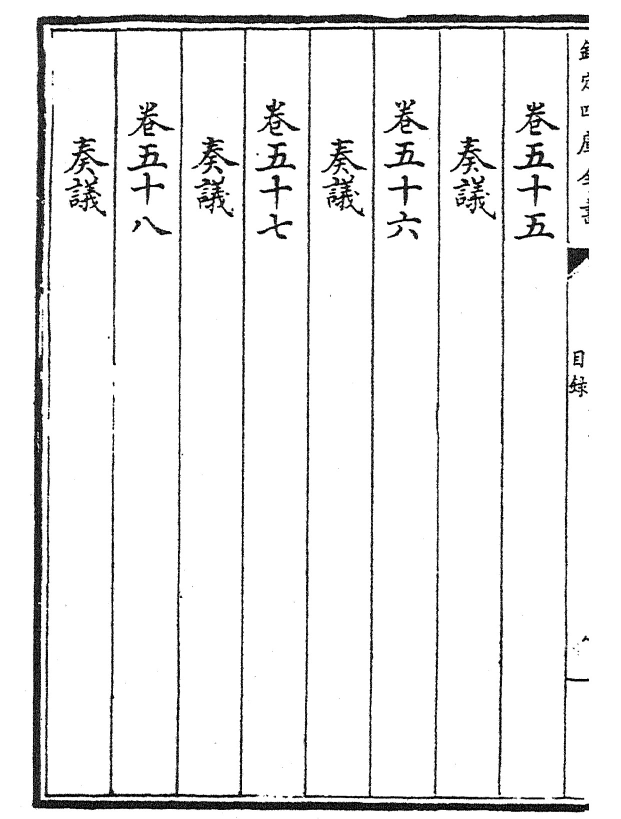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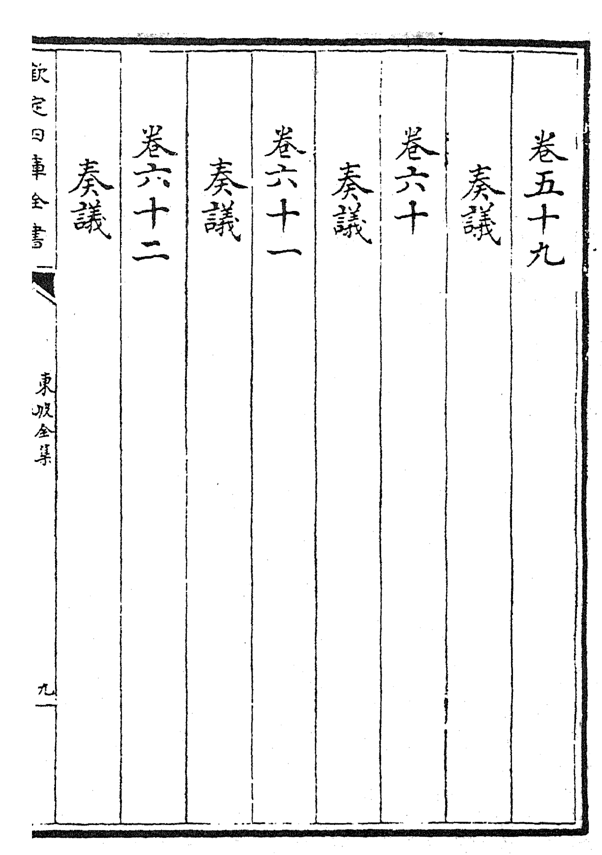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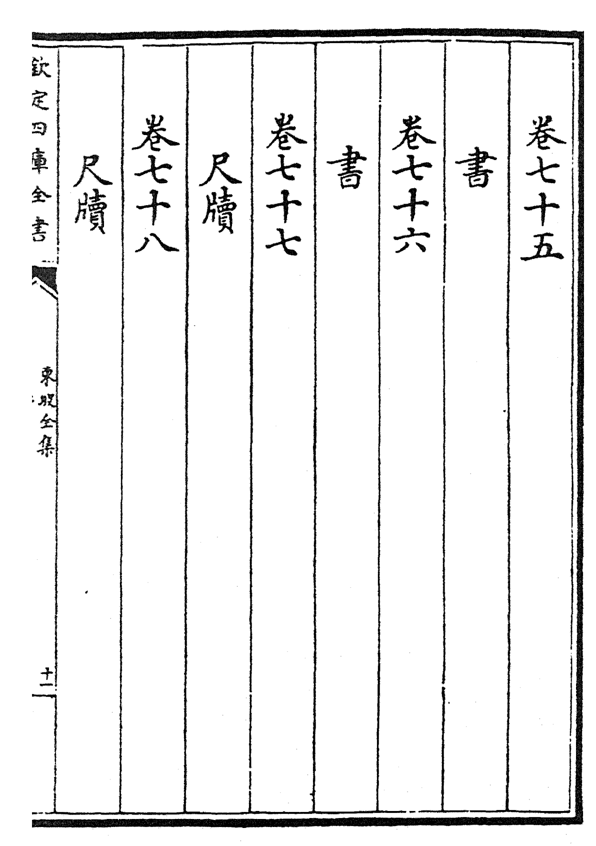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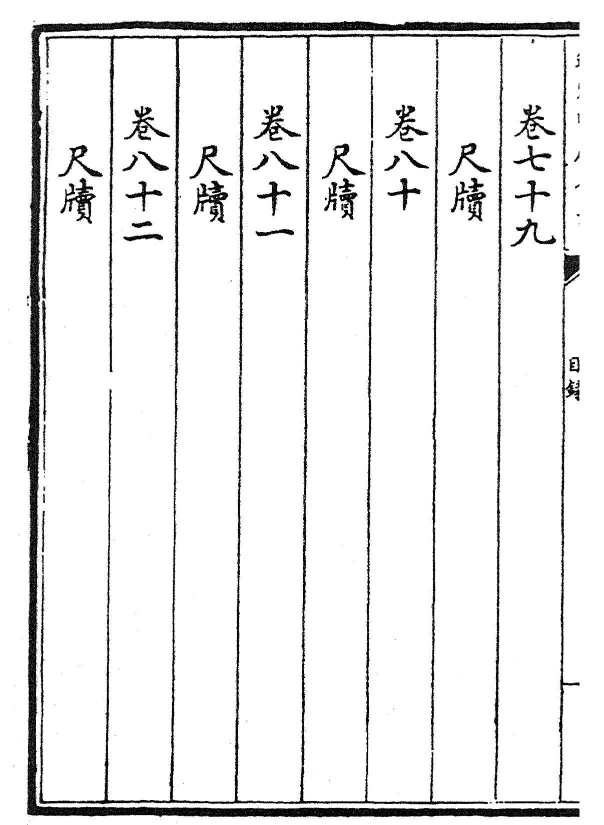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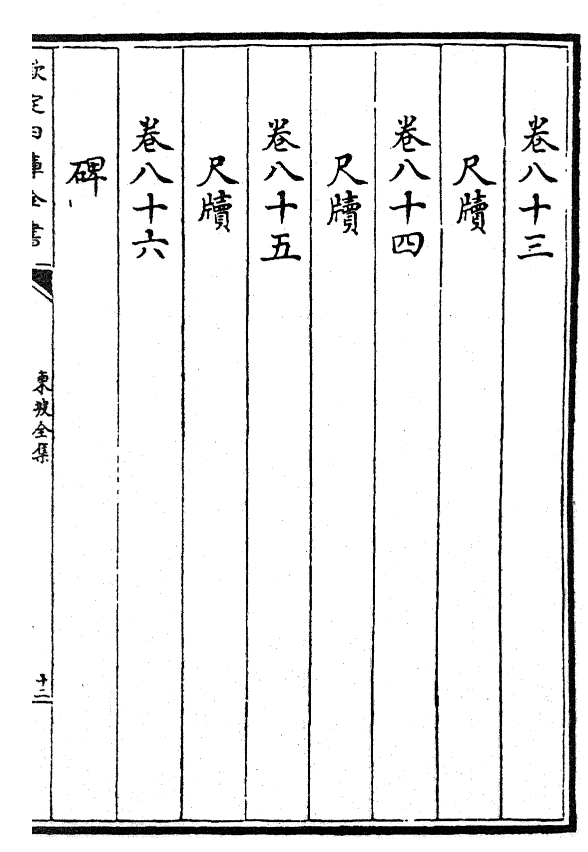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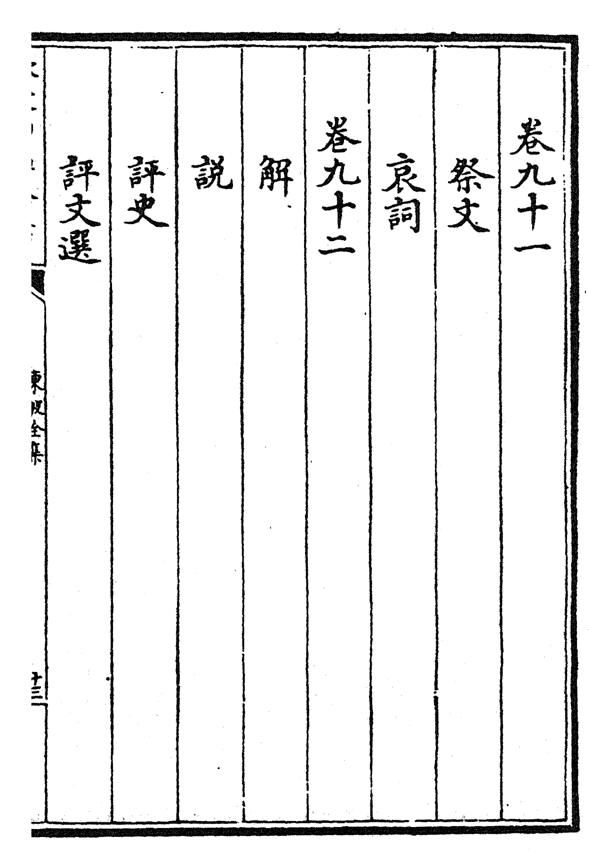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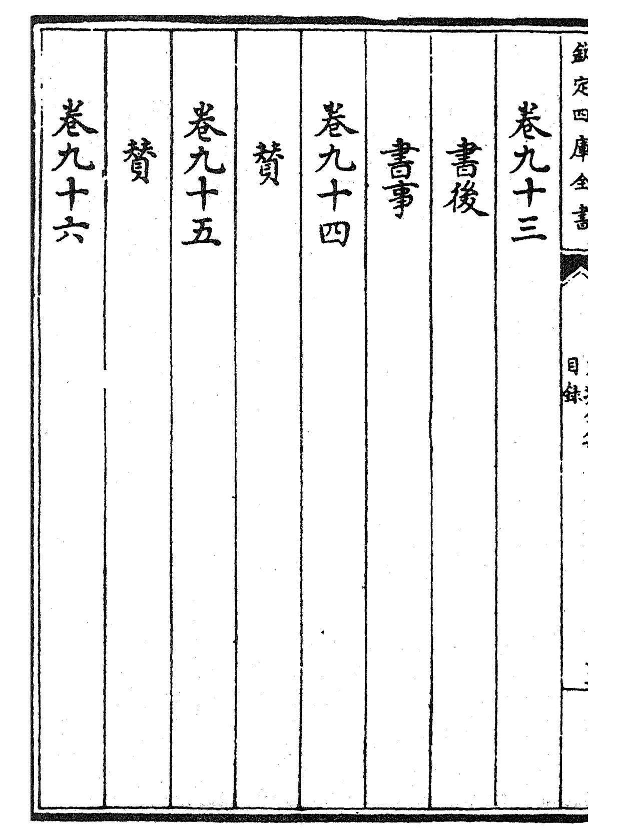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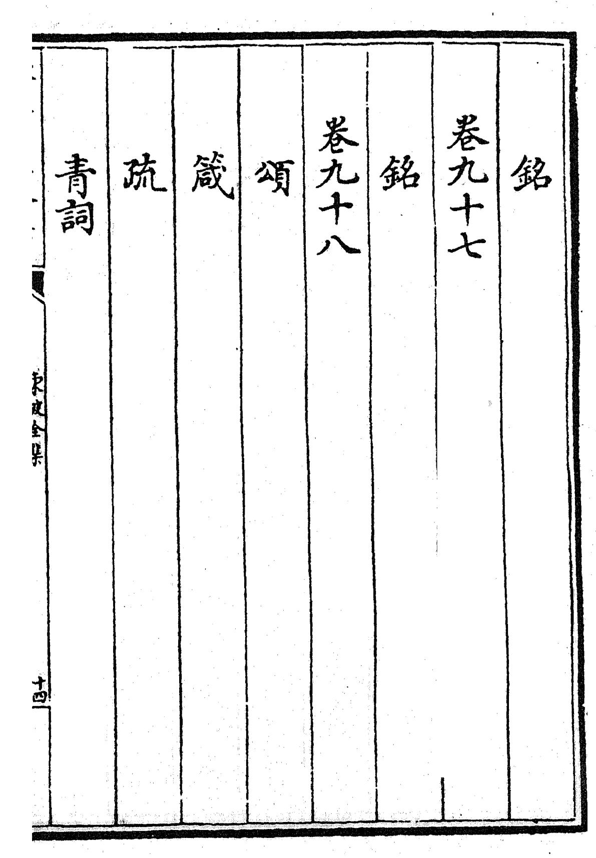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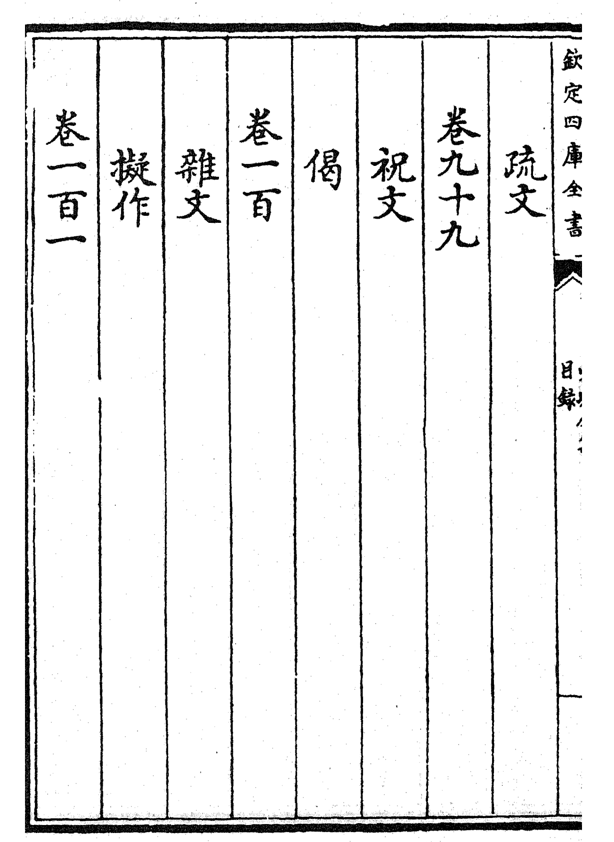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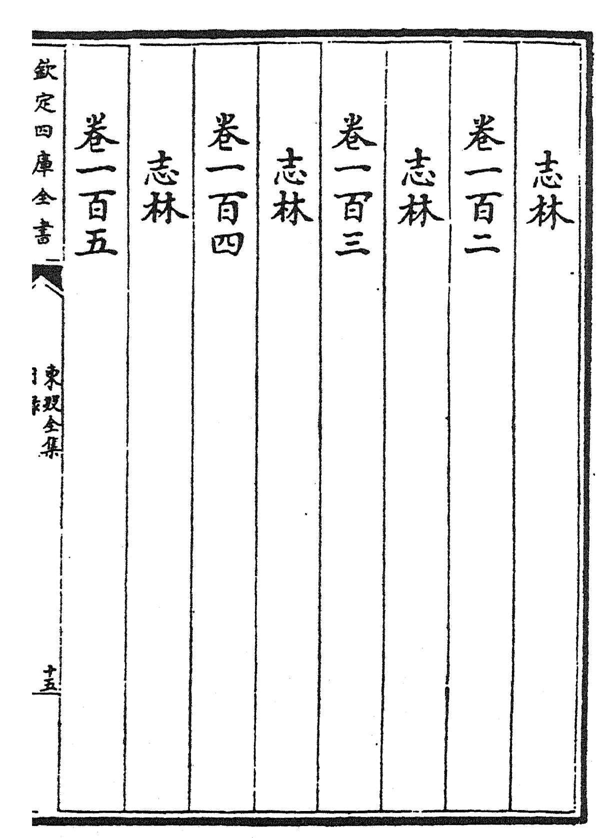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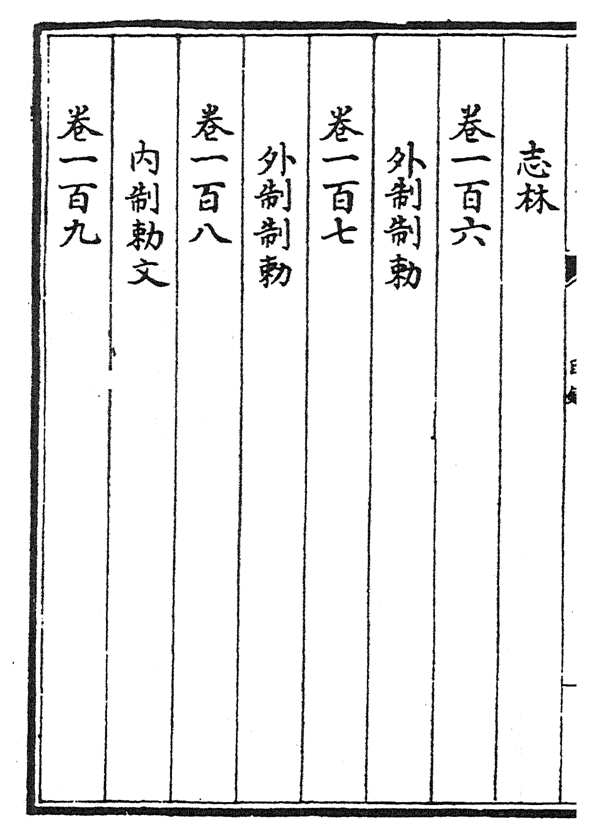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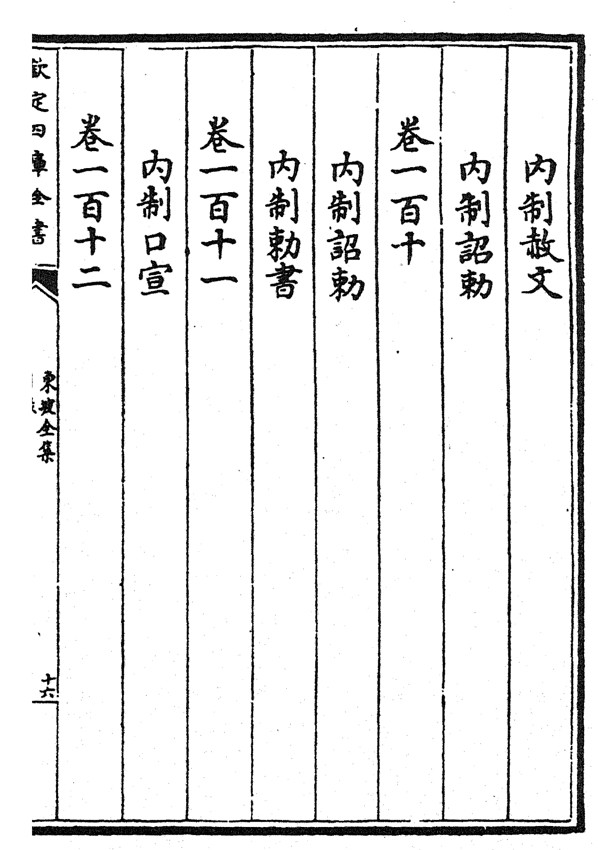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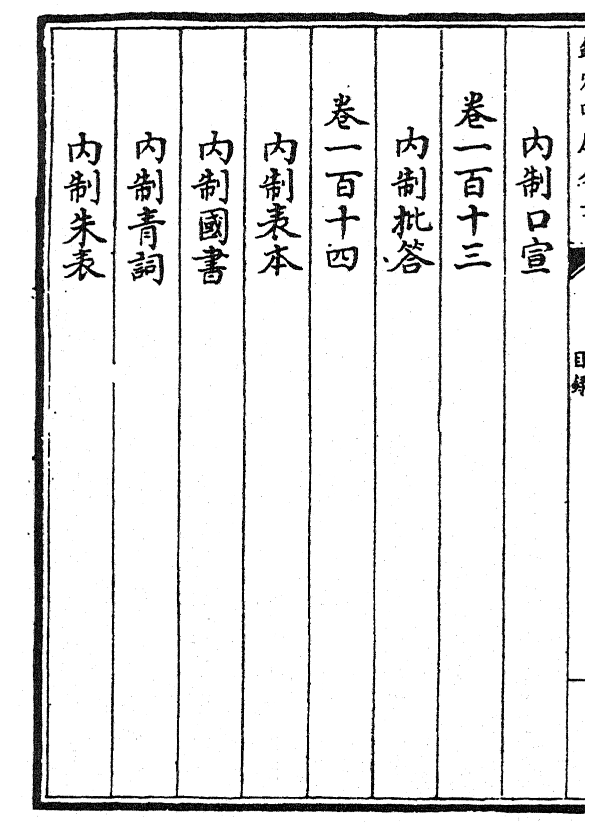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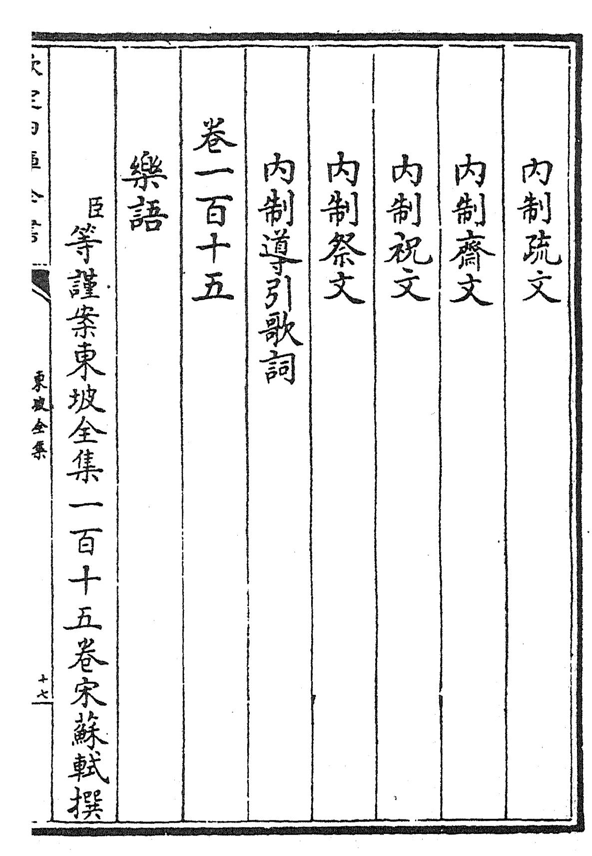












卷一百十五

臣等謹案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宋蘇軾撰

案蘇轍作軾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録解題馬端臨經籍考所載並同而别增應詔集十卷合為一集即世所稱七集者是也宋史藝文志則載前後集七十卷卷數與志不合而又别出奏議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南省説書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

續集二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名目頗叢碎今考軾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聞見後録稱有京師印本軾自校其中香醪字誤者不更見于他書殆燬于靖康之亂陳振孫書録解題稱有杭本蜀本又有軾曾孫嶠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書坊大全集本又有張𡩋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無應詔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不加考訂

周必大平園續稿又稱唐文若守九江嘗刻東坡全集又記有官本與麻沙本不同而陳鵠耆舊續聞則稱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序又絶少舛謬極可賞是當時以蘇州本為最善而今亦無存葉盛水東日記又云邵復孺家有細字小本東坡大全文集松江東日和尚所藏有大本東坡集又有小字大本東坡集盛所見皆宋代舊刻而其錯互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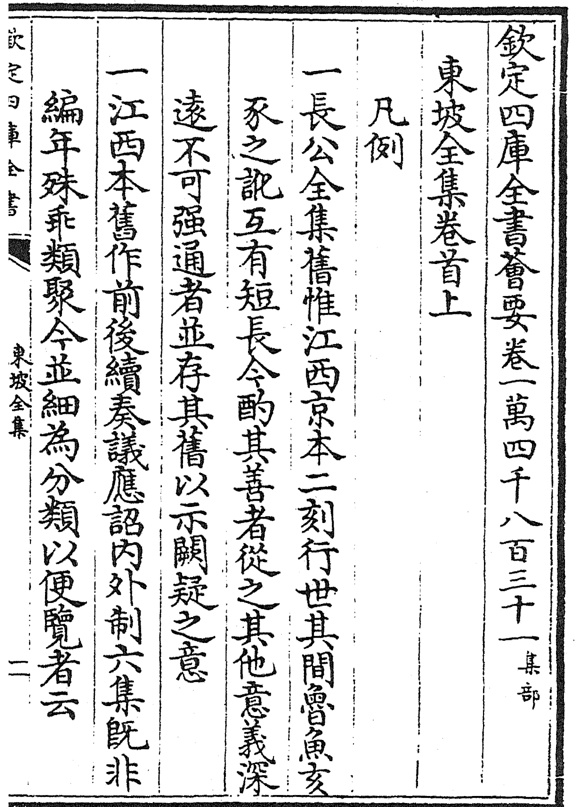
如此蓋因軾集風行海內傳刻日多而排次者不盡通曉體例之人遂致紊亂愈甚然其大要有二一為分集編訂者乃本軾原目而後人稍增益之即振孫所云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者至明代江西刻本猶然而重刻久絕其一為分類合編者疑即始於居世英本宋時所為大全集者類用此例迨明而傳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號東坡先生全

集不載詩漏畧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號蘇文忠全集板稍工而編輯無法此本乃

國朝蔡士英所刋蓋亦據舊刻重訂而辨訛正謬較為完善今故用其本著之録焉士英正白旗漢軍官至總督漕運兵部尚書集首有年譜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編宋志亦著録其於作詩歲月編次多誤武進邵長蘅嘗糾其失云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一 集部

東坡全集卷首上

凡例

一長公全集舊惟江西京本二刻行世其間魯魚亥豕之訛互有短長今酌其善者從之其他意義深遠不可强通者並存其舊以示闕疑之意

一江西本舊作前後續奏議應詔内外制六集既非編年殊乖類聚今並細為分類以便覽者云

一詩不細類者以集中有一題而衆體悉具者析之
恐失當日作者之意故不細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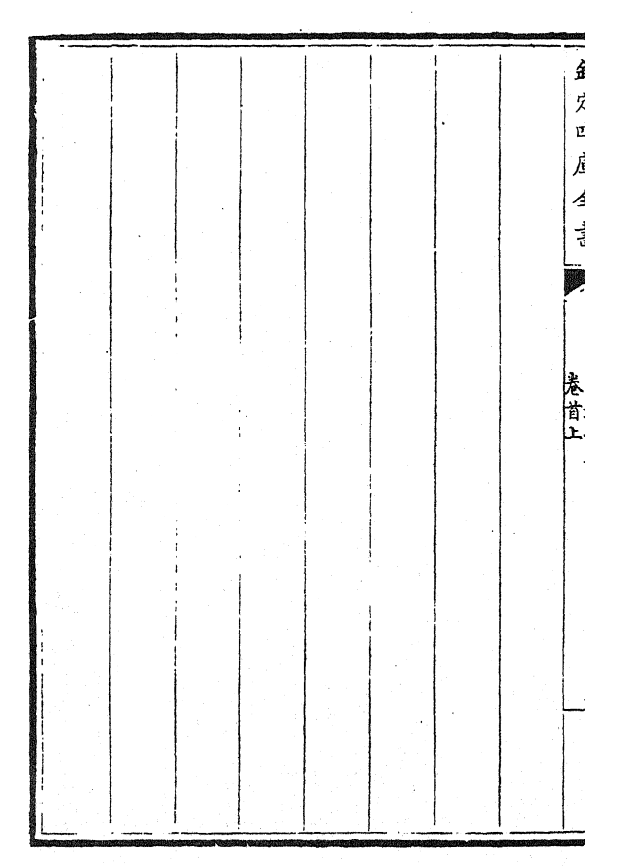
一舊本脱謬如十八阿羅漢贊頌强半雷同子石硯
銘有序不録其間數行之誤句字之訛不可枚舉
今並多方參訂以求其當

一世本所傳武王秦始皇帝伍子胥范蠡等論原屬
志林中論古十三條甚有一條而割作二論者今
皆改正又有原屬記而强作碑原屬碑而强作記

者今並細詳其體以正其謬

一今刻較之舊本所增不啻十之二第長公生平所作甚富海外之文當時已不能盡收何況今日耳目之外所遺應多博雅君子幸不吝教助成續刻亦千古之快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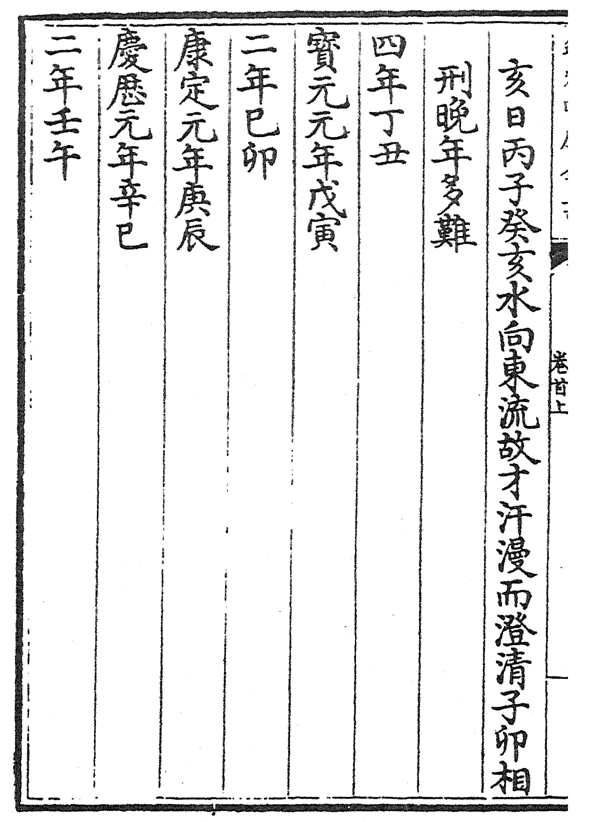
一長公家藏未刻者尚有易解書傳論語解烏臺詩案揞掌輿地圖說以其自為種類故俱俟續刻



年譜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逵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若以磨蝎為命推之則為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為辛丑十九日為癸



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
刑晚年多難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歷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常夢游陜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

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歴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歴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

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

録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名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

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
二先君宫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曽子固書云祖
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来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墓誌云生十有六歲而歸于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于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

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於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畫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

試章衡榜中進士乙科始見知于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訕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温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

文忠公書云一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

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葢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之陂疏召渠為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啓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按先生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

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及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于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為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

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考之云顧兎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于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于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治

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
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秘閣
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

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
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
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

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
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於眉
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薩版
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為先君捨施為

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

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荆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知雜事誣告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

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用逐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暮返舍題一詩于壁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

茶詩催試官考較戲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

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絶句又有送杭州進士

詩序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

乙酉宴于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

生往湖州相度堤埽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

有贈莘老七絶及作山村五絶是歲又作送杜子方

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潮詩寫于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略云熈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略云熈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脩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絶又有

題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納侍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于惠州年三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在是年明矣朝雲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來事先生

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

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為錢公輔作哀辭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强半歳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是年又作晁繹先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屏風賛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賛必在是年矣又有

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絶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郡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雩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等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

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别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乃

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

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遥堂子由有兩絶先

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

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

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奬諭作河復詩韓

幹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

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顔長道

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

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

三月始識王迥子高聞與仙人周瑶英遊作芙蓉城

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

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

獎諭勑記併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録云迺即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黄土名之曰黄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黄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别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歳與子由會於此去歳之會乃逍遥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黄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説南城夜半千漚發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

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曾直古風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来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

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為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

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

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
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
去婦女恚駡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
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
及賦榆槐竹栢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
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
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

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

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

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

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

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為齊安民

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

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伋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黄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詩游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為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黄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黄州詩按先生别王文甫子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

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顒師為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盃懷在徐州與張師厚王子立子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幽谷之句按近日黄州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

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臯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又有遷居臨臯亭詩先生就臨臯亭立南堂有詩五絶又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先生是歲又有荅秦太虛書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士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于臨臯亭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黄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黄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黄州寓居臨臯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為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黄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黄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

營地使躬耕其中葢先生庚申來黄至辛酉為二年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葢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捷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〻至僕在黄州姪安節遠来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〻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燊字韻詩三

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黄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黄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

浚井西有徵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脩菜何氏叢橘種秔稌蒔棗栗有松期為可斵種麥以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為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徵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觀倬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以事至蘄水德占惠然見

訪又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遊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来黄州已見三寒食先生庚申二月来黄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先生有詩謝之有臨皋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

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則壬戌之冬〻末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其雨二首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酉而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樓霞作皷笛慢及記單驤孫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莱示黄守徐君猷有羇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来黄至是恰三

年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黄州爲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武昌主簿呉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懐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葢竹栢影也及作一絶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黄之江遊廬山

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庵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

君子李仲覽来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黄州再閏之
句按東坡圖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
多從先生遊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
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别黄州詩有過江夜行武
昌山上聞黄州鼓角詩黄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
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潯陽宫詩其
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山有記遊
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

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先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總老同遊西林有贈總老及題西林壁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生端午巳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即為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建昌李野

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按䟦李志中文云元豐七

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州陸走高安别家弟子由以

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州雲菴居洞山聰禪師亦

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

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

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

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

往來陜右雲菴驚曰戒陜右人也暮年棄五祖来遊

高安終於大患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适遠三猶子詩端午遊真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爲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途中又有送沈逵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

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来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黄師是除夜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畧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又考驟馱鐸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説騾馱鐸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羡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内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葢先生丁巳歳去密至是以成數為十年矣過海州嘆高麗館壮麗作一絶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别登州舉人詩有嫵五日怨怨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及

題楞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

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𢾺賜銀緋尋除

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復遷

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鍾銘又作眞相院

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

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

祝文及任中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穜充學官

及除內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三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舍人

北使序後及有與喬仝寄賀君詩其序云元祐二年

仝来京師十數日予留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

起居院感中公故事作一絶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

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於是余往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脩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靈宫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宫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大冊傳播夷夏又豈止及於雞林行

貫而已哉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闕雨祈雨祝文按趙德麟侯鯖録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啓會于伯時舍録鬼仙詩文有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王晉卿論雪堂義墨及為文驥作字說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己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脩殿告十
神太一真君祝文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宣仁心善先生辯蔡
持正之謗出郊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
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
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
有是語爾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
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

之帥杭也贊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啼班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為六客詞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章又有巳巳重九和蘇伯固點絳唇是歲子由使契丹先生有詩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生為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麗公

案有謝元祐五年歷日表有與劉景文蘇伯固遊七寶寺題竹上絕句又有庚午重九點絳唇十月二十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敦夫遊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遊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師號狀除夜有和熙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盖熙寧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召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絶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又按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會有獻剪綵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啓有適相先後之説過潤州作臨江仙別張秉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按子由所作頴濱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

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安
乞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
宮碑其略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某上清儲
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按趙
德麟侯鯖録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
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
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㸂請郡復以舊
職知潁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

杭州召還遂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隂時予年五十六矣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文及有到頼末幾公帑已竭齋厨索然戲作數句按趙德麟侯鯖録云元祐六年冬汝隂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頼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

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貴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久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為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饑真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辯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說及論子厚瓶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道人問真說是年

潁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黄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

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任按趙德麟侯鯖録云元祐

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

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於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

春月令人和悦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

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

二歐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潁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詩示僚友按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與僚佐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為東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書召有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詩有一味豐

年說淮頼之句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為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按先生作西方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

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先

生祭王君錫文人云某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由是推之通義為同安之堂姊明矣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畫詔回之句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内矣到定州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生硯蓋作中山松醪

賦是年又作杜輿子師字說及論子方蟲有夢南軒

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

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狀云帶家

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

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間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

安置過虔州有記真君籤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

州與王巖翁同謁祥符宮又有欝孤臺游字韻詩與
霍守李倅更和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題天竺樂
天石刻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符有樂天詩
今四十七年矣益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
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
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遊白水
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按長短句浣溪沙序云紹
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譚汲

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黄湯作此闋余家近釀酒名曰萬家春時有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留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生侍妾也又録三十九歳潤州道上過除夜雨絶句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呉秀才書呉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是年九月過廣州訪道士何德順又有記仙帖又作雪浪

石盆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歲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居于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

州寓於嘉祐寺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

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

矣仍有松江亭上賦梅花詩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

十化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祚王

原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惠州

將半年矣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

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

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記讀管幼安傳書魯直

跋遠景圖北齊校書圖後又有爲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有瘞枯骨銘時詹守議瘞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

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茸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賛矣乙亥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事于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欲營新居又曰茸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思無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年恵州脩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内所賜金錢數千為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嘆我捐腰犀及有探囊賴故侯實錢出金閨之句又

有曇秀道人来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来惠州見予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吳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暮以無酒為嘆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書東臯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卒先生有詩悼之及作墓誌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兩日與吳

遠遊有記食芋說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鶴峯上梁文

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又按先生與張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

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按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里遠來不能無欣然先生長子挈家必於丁丑閏二月上旬到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閏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誌五月

先生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余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子由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

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輿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先生夜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按

子由作先生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又按先生與程全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按先生與程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鄰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乳泉賦考之吾索居儋

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宫先生又有桄榔菴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又過海得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守舍作違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候說録温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

去歲與子野遊逍遥堂因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又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藷說云海南以藷為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藷菜不熟以客船方至市有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海漆說

二年巳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録盧仝杜子美詩遣懣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録其事為己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儋州詩二首有萬户不禁酒三年夷識翁之句先生丁丑来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来儋耳從

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說又有與姜唐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過子并婦從余來此又有

五穀耗地說記唐村老人言及養黄中說姜君弼去年閏九月自瓊州来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按子由欒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為破天荒它日登科當為子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絶學又且謙冲下士情

及踈賤日與諸黎遊無間也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
子雲欲釀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
諸生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
冬至飲酒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鬬吳公之句矣注云
符吳皆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
春夢婆矣按趙德麟侯鯖録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
負大瓢行歌田畆間所歌者葢哨遍也饁婦年七十
云内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為

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年居儋耳未知在甚年中今附于庚辰之歲庶以備觀閱云耳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峻靈王廟碑云元符三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記

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余來儋耳得犬曰烏喙子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戲作是詩渡海到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内徙之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質味殊絶可敵荔枝詩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于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别廉守張左藏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瓶笙詩序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别東坡中觴聞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

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栰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般家至梧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先自昌化貶所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過字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

咨稟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
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頴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
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廣陵寺乃
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清遠見顧秀才
談惠州之美遂作詩過英州拜玉局之除有何公橋
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倅詩及作九成臺銘是年
過嶺作詩二首寄子由有七年来往我何堪之語葢
先生甲戌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為七年矣次年正

月五日過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已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按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鍾山銘為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矣又有過嶺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和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

人孫志舉從先生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
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洒掃
古玉局香火通帝閽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
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鎮清
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為賦一首及為作
贊并寫清都臺三字中途又為南安軍作學記寫海
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
遇成國程夫人忌日迺寫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

道者又有與胡仁修書云旦夕到儀真暫令邁一至常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按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凛然照塵寰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按近日曾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絶筆也嗟呼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絶筆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

亥卒於常州實七月二十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先生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文章為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為天下大閑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痿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强而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

東坡全集卷首上

謹案第十三頁後一行有八月十五觀潮詩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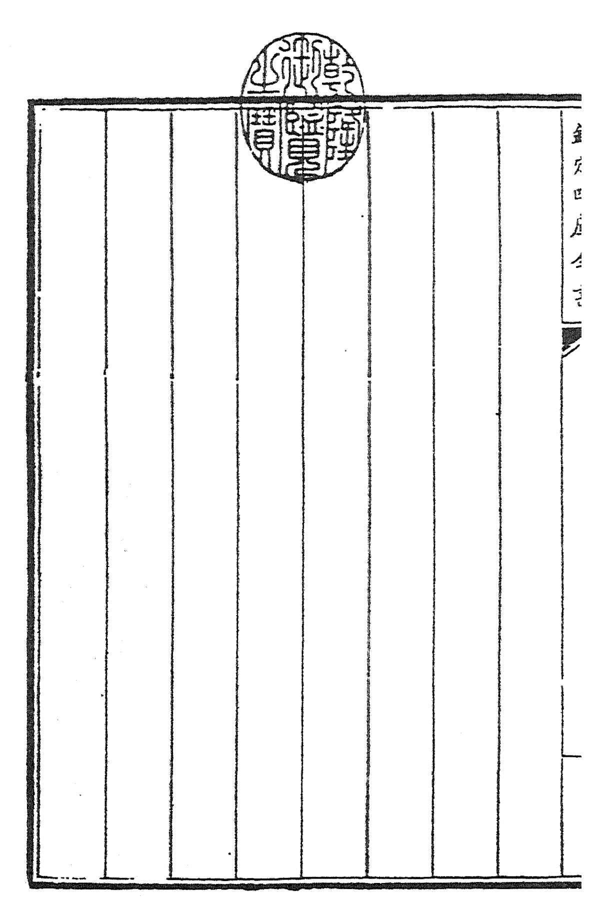
潮訛湖據施注蘇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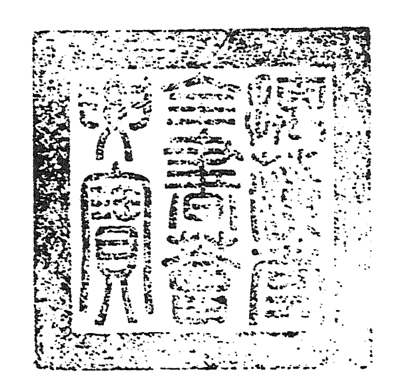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觀悼徐德占詩序云按施本

無觀字

第四十頁後二行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按施本

無且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首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首下

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

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

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荅制策賜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

公即脩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

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静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

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横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産以定戸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

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
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
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
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
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
民若出民心動揺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
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
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

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

敢言亦不敢嘿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
於國言者從而媒蘖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
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决
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
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
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
蘇軾黜居思咎閲歳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
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

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
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
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氷炭
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
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
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
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
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

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獘編户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

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戸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悦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剌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

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旣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

技而廵鋪内臣伺其坐起過為淩辱公以其傷動士心
虧損國體奏之有㫖送内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悦服嘗
侍上讀祖宗寳訓因及時事公歴言今賞罰不明善惡
無所勸沮又黄河勢方西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巫鎮戎
殺掠幾萬人帥臣掎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
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
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
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

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勑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内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羡緡得二千復發私槖得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

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輙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

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年利舶至高麗交謇之元豐末

其王子義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船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船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甚薄若可見矣若受而不荅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

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援舊
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
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
侵擾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
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
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
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岍
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

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二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

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

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
且鑿黄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遣㕘遣吏以水
平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顧
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
群黨驚刼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
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
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
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

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之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

故朝廷從之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

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
汙甚者配隷遠惡然後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
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
史復以贓訐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
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
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
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
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

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
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
射自衛猶號精鋭故相龎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
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
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税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
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
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
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

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户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荅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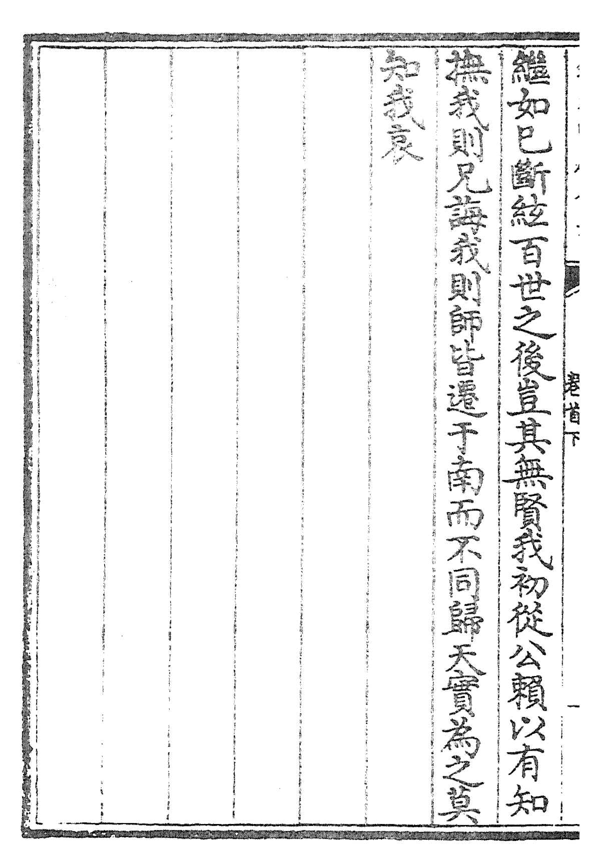
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
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
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
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
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
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
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
而謫居於黄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

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

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徧凡四卷
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顔柳髣
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
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遺言公旣除喪卽以禮
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
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
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
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

曰

蘇自欒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徳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絶學不



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
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還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
知我哀

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

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

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
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
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
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
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
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
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
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

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禄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廕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

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

彊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令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

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

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大急聽言大廣進人大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

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

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
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
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
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
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
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
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

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

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踈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廪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户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

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

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

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
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
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
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
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
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
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

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

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
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
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
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
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
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
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

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
三班使臣領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
其家爭鬭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
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
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
動揺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
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

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来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補于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

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
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為當路者沮之
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
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
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閲嵗
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
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
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

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

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

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

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葢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葢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

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

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
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
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
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
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
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
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
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

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勑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

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
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
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
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槖中黄金五十兩以作
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
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
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
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

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

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
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来祭
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宫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
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
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
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
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

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十州費二萬
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
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
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
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
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
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
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

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

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刧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

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

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

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諫臺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

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

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

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
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
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
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
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
聖初御史論軾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
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
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

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

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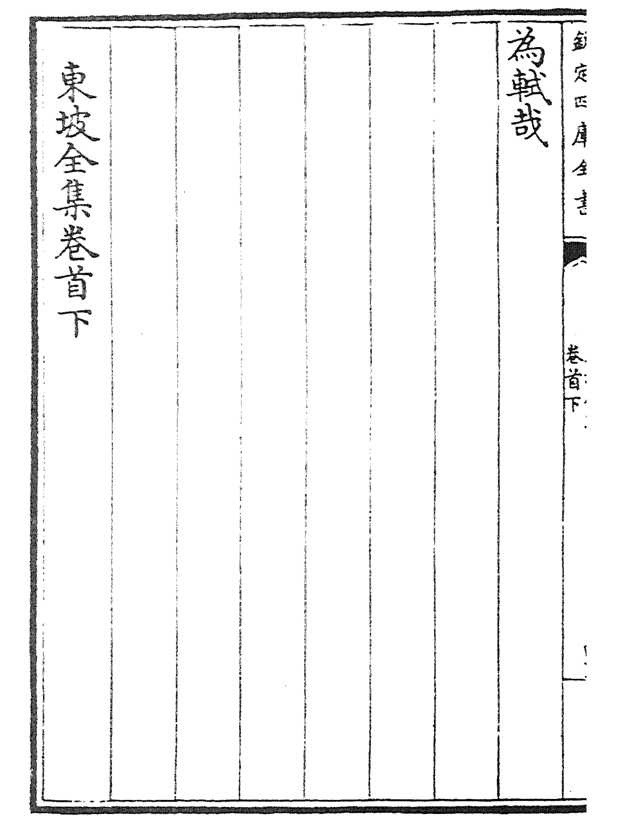
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
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孝宗寘其文
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賛賜其曾
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
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
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
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

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

也七子裔籍節次第遂翦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歴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歴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葢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

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
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
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
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
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
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
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



爲軾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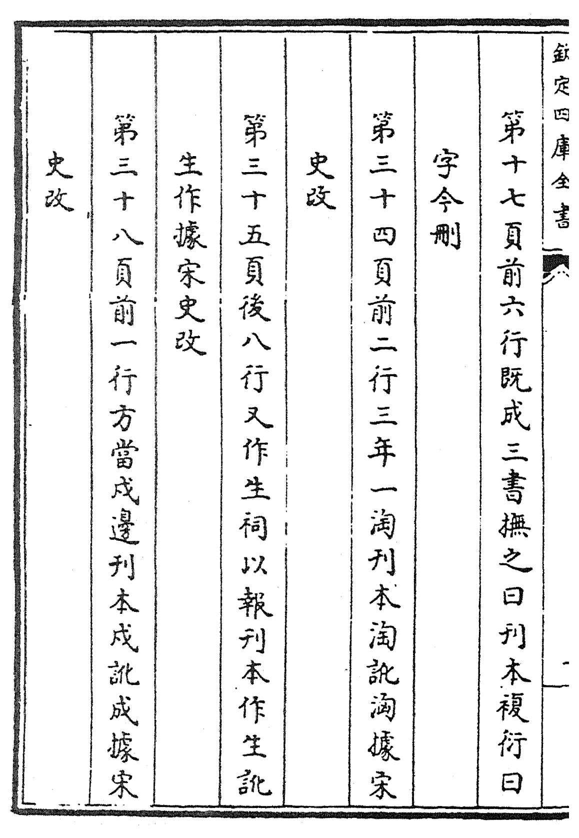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首下

謹案第二頁後三行賜入三等刊本賜訛蕩據欒城集改

第十頁前七行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刊本閘訛閒據欒城集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刊本以訛矣據欒城集改

第十二頁前一行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刊本浚訛淩據欒城集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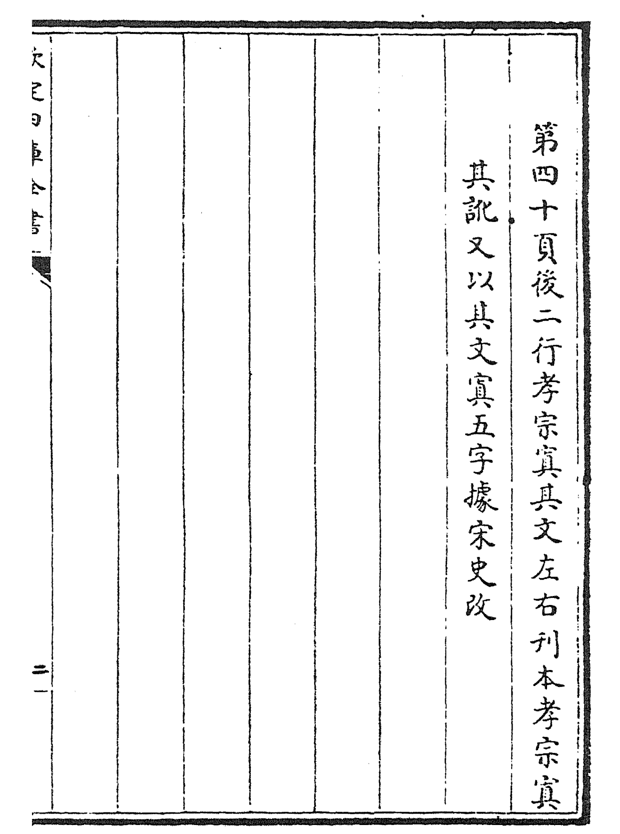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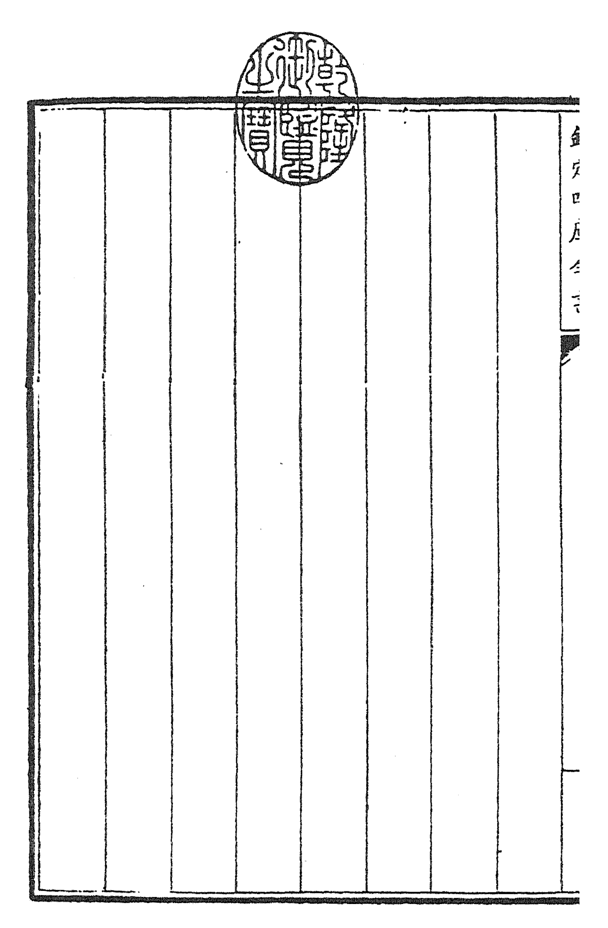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六行既成三書撫之曰刊本複衍曰字今刪

第三十四頁前二行三年一淘刊本淘訛淘據宋史改

第三十五頁後八行又作生祠以報刊本作生訛生作據宋史改

第三十八頁前一行方當戍邊刊本戍訛成據宋史改


第四十頁後二行孝宗寘其文左右刊本孝宗寘
其訛又以其文寘五字據宋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趙友彬